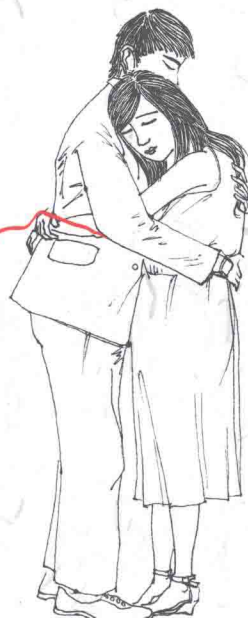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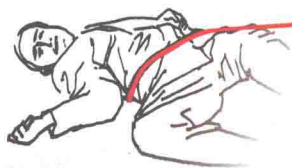


好久不见

Long Time No See

景怡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好久不见

景怡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5·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好久不见 / 景怡著.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5. 2

ISBN 978-7-5442-7601-6

I. ①好… II. ①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91850号

HAOJIU BUJIAN

好久不见

著 者	景怡 著
责任编辑	张爱国 魏文婷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08 (出版) 65350227 (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市天金浩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5年 2月第 1版 2015年 2月第 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601-6
定 价	35.00元

南海版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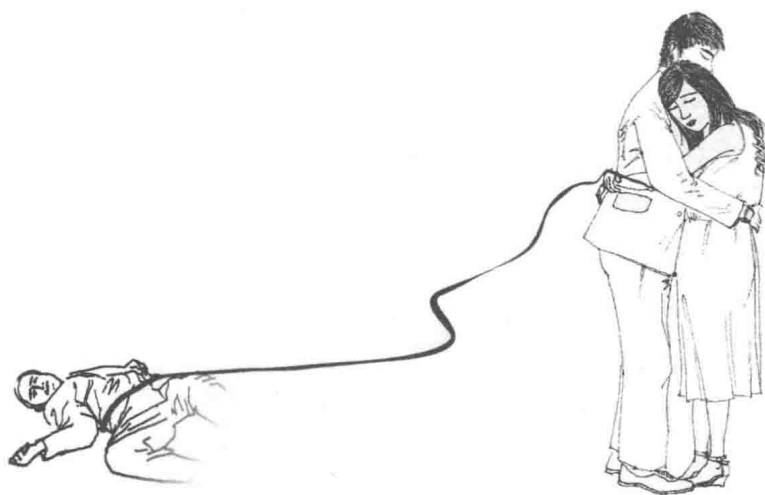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不要哭	1
第二章 宁缺毋滥	41
第三章 好久不见	185

第一章 不要哭



1

“你信不信，我可以把你从这里推下去？”跟屁虫似乎是在向我放狠话。

这句话其实跟这十多分钟以来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没有半点区别，于我而言都是一个软蛋放的屁。我的背始终坚守岗位，像个盾牌一样吸纳他填满炸药发射的连珠炮。

“你是去还是不去，给我个痛快话！不去的话，我就接管桑柔了！”跟屁虫可能是累了，顿了顿，出了更狠的招：“我给你十秒钟，去了，桑柔还是你的，不去？我就把你推下去?!”

我厌倦了身后这个软蛋，看着河堤外伤痕累累的缺月被乌黑的水流追逐，为河底那些大小不一要挽留河水的丑石陷入沉思，恨不能加入它们爱恨情仇的追逐戏。

右手被重重击了一下，火红的烟头失足坠下，我才听到：“三——二——一。”

之后的声响便是耳边更响劲的风声，很快，“汨汨汨”的水流声进入耳膜，我被跟屁虫推下河堤，与缺月、河水、石头一起

好久不见

分享快意恩仇。

没等我入戏，跟屁虫喊开了：“有人跳水了，请大家救救他！我不会游泳！快，大家快来救人啊！有人跳水啦！”

我的双脚像失去了知觉，想蹬脚却蹬不起来，只剩一双不灵活的手在黑黢黢的水里胡乱地扑腾着，头像一个没有盖子的废弃汽水瓶在水面上忽左忽右地旋转着，上下舞动地飘摇着，瓶口却随着瓶身的漂移时不时灌进臭气熏天的河水。河水和丑石暂时停止了它们之间的纠斗，枪口一致对外，想要我很快葬身河床，作为对其他入侵者的警戒。

我却逃出了魔爪。“你小子命真好，医生说你没事了，只是身子虚，打完点滴，天亮就可以出院了。”睁开眼，还是跟屁虫。他站在我病床前，从来没有如此高大过，声音从来没有如此高亢，语气从来没有如此坚定过。

左脚踢开雪白的被子，往他裤裆那里踹去，可能是因为真的体虚，光脚掌是在命中目标时乏了力，连挠痒的效果都没起到，脚掌只是带点微弱的风在他牛仔裤上搁浅。第一击败下阵来，我闭上眼睛，憋足了胸腔的气，用全身的力气振响咯吱咯吱的病床，开启嘴巴发炮：“老子瞎眼了，一直以为你就是一个用什么都孵不出小鸡的软蛋，没想到对桑柔他妈的狗屁关爱能把你孵成一头暴戾的哥斯拉！”

“你现在别动怒，好好输液，好好恢复身体。出院后，你想怎么收拾我都行。”退到床尾低着头忏悔的跟屁虫没有在河边时那么理直气壮了，被我的火舌喷出的汽油火烧得蔫不拉唧的。

“你睡一会儿吧，还有四个小时就天亮了，我去给你打壶热水来明早洗脸。”他从床尾到床头，很精准地低着头就拿走了那个八磅水壶。

还能怎么样呢？我的体虚压倒了大脑里即将要流窜出来的念

头，我只有乖乖地躺在这陌生的床上，承受跟屁虫今晚在河边给我制造的人祸的后遗症。

军营起床号不知道响了多大一会儿，迷迷糊糊的我还是被它吵醒了。这虽然不是为我而响，但我的醒来不可辩驳地证明着它的确是为我而响。这是这座小城里统治着黎明的号子，它唤醒早起找虫吃的“鸟儿”，它告诫把大好睡眠活生生献给夜精灵的碌碌无为的人们，他们的白天将在无所适从中度过。军营就与这个人民医院比邻而居，它扎根在小城几十年了，是几十万小城人最熟悉而又极其陌生的邻居。

窗外的天光还在黑幕的囚困中冒着泡泡，誓用周身细鳞聚光照死幽禁着大地的黑精灵。我用左手摸到床头柜上的开关，惨白的荧光瞬间驱走了蛰伏在白茫茫、齐刷刷的被褥里的幽灵，它们飘出窗外投奔能够寄养它们的物体。虽然这是我一个人在享受着拥有六张病床的病房，可是我却在迎接黎明时无法平静下来。

我不想在这陌生得让人起腻的病房待下去，起身坐在病床上，双手在漆黑的床下探来探去。“哧”一声，我的右脚碰到了一只拖鞋，再碰碰，赤裸的双脚找到了“革命武器”，带着主人在住院楼寻找可以吹牛的美女护士。

在医院寻找美女护士是小事一桩，就像在菜市场找青菜白菜一样易如反掌。更神奇的是，在一楼的值班室，我遇到了我的常规顾客，她和我一见如故，由于不知她姓什么叫什么，我怕这种亲切很快会被接下来的尴尬打破，于是表现出更积极的姿态：“好久没遇见你打车了，最近是不是很忙啊？改天你打车，我一定多给你打折。”

“好啊！我还没有坐过可以打折的出租车呢，太阳从西边出来啦！留个电话——留个电话，就冲着你的折扣，我以后一定带头垂范，让姐妹们也享受享受师傅提供的福利。我们经常很晚交

好久不见

班，走那么远的夜路回去，万一碰到劫财不劫色的小流氓，本来身上就没钱，加上流氓没有胆色，那我们不是虚惊一场吗？为了避免这些无胆色的小流氓的引诱，我们决定委身你这个护花使者，这样我们既保住财色，又能享受你帅哥的秀色。”对面站着的小护士说起话来不羞不臊：“当然，这也是你赚大了的买卖——有收入，还有姐妹们换着人让你大饱眼福。你可别撑坏眼珠哦！”

“看来妹妹真是可着劲儿扶贫济弱啊！放心好了，哥们消化能力很强的，这护花使者保准当得称职，怎么能辜负了妹妹们的美意呢？不珍惜美女心意的人是会遭天打雷劈的，你说是吧？”我的笑容很勉强，她应该能看得出来，我的体虚让我的献媚打了折扣。

寒暄一过，热络起来就成了自然而然的积木屋，你一言我一语搭起基础，你一段话我一段话搭起木墙和窗户。

“美女，我叫艾泥。”我再次出击：“你叫……”

“过分了啊！我们不是很熟，你这生米熟得太快了啊！”美女护士娇嗔道。

我接收到她发出的信号，灵机一转，加重语气道：“艾泥，艾泥，不是爱你，不是爱你。”

黎明还没来，她的脸上却泛起了鲜亮的朝霞。见我抬着头定着神欣赏我的战利品，她忙说：“我看你也貌似一个正人君子啊！哪里像得了便宜卖乖的小痞子嘛？”

“真金不怕火炼！妹妹姓什么叫什么，留个电话嘛！以后的生意还要劳烦你关照呢。”说着，我的右手往裤包位置伸去，没想到这个惯性手势扑了个空。我的病号服上并没有裤包，哪来的手机揣在身上。

“哈哈，你现在才想起你的手机啊？！跳水自杀时怎么没想起

手机呢？你的手机可能在送你来的那个男的身上。”也不知什么原因，我的一个习惯性动作竟逗乐了这个美女护士。

“什么？自杀？跳水自杀？哪个男的？”

“你要我先回答你哪个问题？别激动嘛！的确是有个男的送你过来抢救的，年纪看起来和你差不多。不过，他可没有你帅哦！”可能是意识到我语气里对“自杀”一词的腻烦味，她说话开始避重就轻了。

我收了收猴急的心态，套她的话道：“当然，我想应该也不会有我帅。不然，他也不会索然无味地悄悄离去，你的姐妹们至少也会像对待国宾一样地众花护草吧！”

“种花护草？种什么花？护什么草？我们医院都快成花团锦簇的大花园了，还有必要种花吗？种点草倒应该算是积德行善。以后多欢迎你这样的劲草来我们花园里做客。”说着说着，美女护士又和我吹起了牛。

不行，再这样下去，天亮了也还没能攻城拔寨，得马上改变战术：“我叫艾泥，姑娘叫什么呢？电话多少啊？”

“我叫周云依，周恩来的周，云南的云，依靠的依。”她说走到值班桌旁边，从笔筒里面拿出一支圆珠笔，大拇指按出笔尖，在处方笺上写下名字和电话号码，一边写一边说：“我这介绍更清楚明了吧？哪像你，说半天还是说模棱两可的话，以后记得别总是用这样的话去吓唬小姑娘啊！”说着她把话题转到温馨提示上来。

“当然谨记你的教诲，我是看妹妹阅历不一般才试试你的功力的。以后，会把话说清晰明了的。”我仍然呈现出一张真诚的笑脸。我接过她写好的“处方笺”，回过头看看窗外，光明完全统治这个世界，兴之所至唱道：“天亮了，天亮了，地球又转一圈了。世界还活生生地存在着，还活着，没想到我还活着。”

“小伙子唱得不赖嘛！我也是 SHE 的粉丝，改天一起 K 歌吧！不过，你得感谢昨晚上送你来医院的那个不帅的小伙子，救你一命，他可等同于你的再造父母哦！”

“跟屁虫是我的再造父母？小心笑掉大牙！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如果是这样，你是不幸的，我们即将有可能开始的幸福生活生生被你给掐断了，就这样戛然而止，可不能怨天尤人哦！毕竟是你一手造成的，一个误判就有可能让你坠入深渊、万劫不复。幸好，我有机会点醒你，让你迷途知返。”

“河水怎么没有好好洗洗你的肠胃，怎么让你油腔滑调地重生啊？那个谁，怎么救你救得那么早呢？”周云依可不是省油的灯，话语上能见招拆招，还能迅速出招。

“他叫跟屁虫，你们很熟吗？怎么感觉你一直护着他？”

“缺不缺德啊？都多大的人了，还一口一个绰号地叫人家？人家救你一命，你不感恩戴德也就算了，怎么还贬损别人呢？”

“跟屁虫救我？老天爷是不是瞎了眼了？明明是他把我推下河的，凶手成了救人英雄啦？这个世界太荒谬，太疯狂啦！”我感觉接周云依的招有些力不从心了。

“你的大脑不会是被河水泡傻了吧？变白为黑，把救人的说成是行凶的，你怎么也被社会上这不良的习气给浸染坏了。”我好像并没有得罪眼前的这个美女小护士，我们竟然毫不怀疑地掐上了，她的辩驳也是不容置疑的实招：“你说说看，平白无故，他为什么要推你下河呢？”

“为了桑柔呗！他小子为了桑柔可是兽性毕现啊！”逼急了，我把自己认为最有理有据的理由抛向这个真正认识还没有多久的女孩。

“桑柔是谁啊？”茶壶里的饺子开了，她就忍不住好奇，想打破茶壶探个虚实。

当剃头挑子热起来的时候，我却出奇地冷静下来：“他叫岩竝，跟屁虫叫岩竝。”

“我问的是桑柔，你休想转移注意力！”周云依的聪明让我打噤，她却继续加热她的剃头挑子。

“你以后多介绍姐妹们跟我坐车，我自然会告诉你桑柔是谁。我觉得你应该对跟屁虫更感兴趣，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识相的我，夺门而出抛下了这句对于周云依来说不疼不痒的话。

“好吧！”伴着周云依短促的回答的回声在楼道里游走，我回到了三楼楼梯口的那间病房，躺回床上乖乖地等跟屁虫来接我出院。

没躺几分钟，窗外街市上传来卖烧饵块小贩的叫卖声：“夹煎蛋，夹火腿肠，夹油条，夹甜咸酱，好香又好吃的张家饵块，要吃要带赶紧来。”随着一遍遍重复的叫卖声飘远，我的肚里有了空空的烧热感，我在急切地盼着跟屁虫来接我出院。

2

跟屁虫毕竟不是我的客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等他，或许是身体虚弱的我特别需要一个伴吧；或许是我想在看见他之后揍他一顿发泄心中燃起的愤恨吧！

初升的暖阳从窗户照进来，两排病床里潜藏的病菌都在它的威慑下接受检阅。我决定移个床位，移到靠近窗户那个床位，斜靠在床头叠放的整齐的被子上，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的小城。躺上去，在阳光中张望昨夜我坠落的那条银盘河，心里的怨气与河岸的水汽遥相升腾。

跟屁虫到底上哪儿去了？他难道就没有半点悔意？难道就不觉得对不起我？碎碎念纷纷从雪白的被子里爬到我的发丛，随着

好久不见

发根进入我的脑袋瓜里。“我要是还能睡得着，我就不叫艾泥。”躁动不安的我竟然自言自语起来。

在床下找到我自己的鞋子，在角落的柜子里找到我自己的衣服，换上病号服。把病号服像投篮一样往窗子边的那张床投出去，我大步流星地抛弃了收留我一夜的病房。

经过一楼的值班室，我还是忍不住瞥了一眼刚才要到电话号码的那个地方。“有什么事吗？你找哪个？”一位中年女护士竟然逮住我有些贼的眼神。

“周云依哪去了？”我心不在焉地回话。

“你是她的谁？”她一副不准备很快告诉我的样子。

“你猜！”虽然这么回话，我内心里却怨着：“我是她的谁和你有屁关系！”

“男朋友，我没猜错吧！”她信心十足的样子，全写在眉开眼笑的表情上。

“小美眉爱大叔，不错，我就是她如假包换的男朋友。”我也眉开眼笑地说。

“死丫头，明明有男朋友还大言不惭地央求我帮她介绍男朋友！等她来，看我不骂死她！”中年女人嗔怒的语气和样子看起来还蛮可爱的。

“不挨^①你吹了，她有我的电话，以后坐车找我，我保准打折。”告别的同时，我快步走出这座住院楼。

“小伙子，你叫什么？”她又再次追问起来。

“艾泥”，我故意用很重的方言口音把后面的“泥”字发音成“你”。

“死小子，我都两个娃娃的妈了，你还敢没轻没重的！”她的

①在云南话里表达“和”、“跟”的意思。

埋怨里掺杂着些许得意的意味。但是，她却很快又补上疑问：“你是住院的病人，还是来看病人的家属？”

“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我这国防身体嘛——”我又卖起了关子：“你猜！”

“是人都会生病，看你这小样，活脱儿就是一个病号。”她双手抱在胸前公布结果。

“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就冲这个，你的姐妹们打车一律九折，你得尊享八五折。”

“别拿糖衣炮弹引诱我！小心我赖上你。”这位姐姐真是吹牛比我技高一筹，我准备解除这种近距离的“纠缠战”，以退为进，赶紧离开这鬼地方。

“大姐，小弟甘拜下风。我今天先撤了，改天再来找你们玩。”

“艾泥（爱你）。”大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听到这么发音的称呼，我浑身的鸡皮疙瘩顿时稀里哗啦掉了一地。原来这种严重的不适感，不只别人有，我也不可免俗地拥有啊！

看我缓过神来，大姐平静地说：“昨晚送你进医院那个叫岩竑的小伙子给你留了个字条，你等着，我拿给你。”

大姐拉开木抽屉，拿起一张处方笺递过来，我若无其事地接过，看也没看，往上衣包里一揣。

“过分了啊！我看他是急着离开，打好的水还请我们其他同事送上去给你呢！别把好心当驴肝肺啊，小伙子！”大姐打抱不平道。

我没再接她的话题，转身便走。

“桑柔在这个医院2栋406等你，没有一个人照顾她。”多事的大姐像是岩竑收买的狗腿子，以完成任务为最终目标。

我像老年人散步一样踱着步踱到了2栋4楼，门牌明明标示得很清晰，我却渴望在走道上遇到个陌生人，停下来问问406房间在哪里。

站在4楼楼梯口的最上面一级台阶上，我脑子一下子空懵了，身体的虚脱感再次降临，想转过身往回走，就算走不动，滚下去也行。可是步子还是细碎地往前迈。

斜对着楼梯口的门洞墙体上，一个叼着烟斗的男人的标识赫然射入眼帘。脚步就被这个叼烟的男人引诱进去了。

进去以后，我适应新环境出奇的慢，一个小便槽横亘在眼前，与便槽平行半米多高的墙上固定着一根不粗的钢管，钢管伤痕累累——在不规则的距离上分布着许多孔，孔里像塞满愤怒一样，争先恐后地用瞿瞿声把水送往肮脏的小便槽。这些声音也像是在嘲笑我站在小便槽前磨磨蹭蹭，撒泡尿都掏来掏去地整些假把式。

尿了一会儿，放出了的尿液的量远没有一个孔在一秒钟的瞿瞿声里挤出来的水量多。排完毒，打完收招，我却还不想离开这个有各种闲杂人员混迹过的地方。走到与门相对着的窗子边，我把手往裤包里一掏，掏出一包软塌塌的烟，握在手里用手指环起来把它挤撑起来，整包烟此时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依然没有骨骼般躺着。

外面都牺牲，相信里面不会再有一个生还的士兵。我为他们的全军覆没致以深深的缅怀，它们一个个都曾是铮铮铁骨，却溺毙于昨夜的银盘河，本来都义无反顾地要做我的殉葬者，而我却中途撤下了它们，我做了那个偷生的幸存者。我决定不会随便遗

弃它们的尸骨，于是吸了一下鼻子，又把它们揣回我贴身的裤包。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手里拎着一个搪瓷罐，低着头走进厕所，径直向小便槽走去，他抬头的一霎，看见我这个呆立窗边的陌生人，一怔，“阿弟兄^①，你在这里干吗？”他打破了两个陌生人之间的静默。

“阿哥儿^②，我想抽支烟，但是我的整包烟都弄湿了。”我也不想让这种陌生人间局促而又让不开的尴尬持续下去。

他倒是爽快，立马把搪瓷罐放在小便槽边上，掏出一包烟和一个火机，传了一支给我，他自己也抽出一支送到他的嘴里叼上。我没跟他客气，也叼上烟，他打着火往我这边就过来，我弯下身子，用嘴巴上的烟去迎他手上的火苗。

两个人形成了暂时的默契，都用后背靠着窗子，在那里以各自的节奏吞云吐雾。

“阿弟兄来看病人，还是来照顾病人？”好像燃烧的烟并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还得问点什么才能贴补吞吐欲望的空隙。

“其实我也是病人，在隔壁那栋楼住着，天天在病床上躺着闷得慌了，出来放放风，顺便来参观一下，看看这栋楼的厕所跟我那栋有什么不一样的。”我把答案说得尽可能轻松。

“看来你真是要憋疯了，医院的厕所不都一样吗？还需要细细比较？”

“是啊，过来看了以后发现真没什么区别。看来还不如找医生和护士聊聊天呢！”我极力认同着他浅显的道理。

他看我手中的烟烧到烟头的位置，又给我发了一支，我用烟头给新的一支点上。他把他的烟头往小便槽里一扔，走过去拎起搪瓷罐，我重重地吸了两口烟，看见搪瓷罐口一股暗红的液体滴

①云南部分地区用来称呼“弟弟”。

②云南部分地区用来称呼“哥哥”。